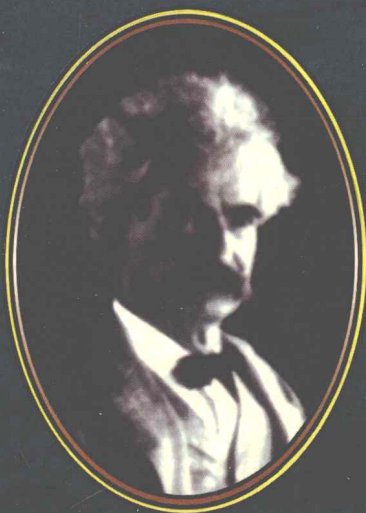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文集

世界名家名著经典



世界名家名著经典

马克·吐温文集

杨 栋 / 译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家名著经典/李辉主编.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600-344-4

I. 世…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504 号

世界名家名著经典

马克·吐温文集

责任编辑 林方建

封面设计 李 辉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010)64258473 64258472

印 刷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00 千字

印 张 128

印 数 1—2000 册

出版日期 2001 年 2 月

书 号 ISBN 7-80600-344-4/I·85

定 价 160 元(全八册,单册 20 元)

名人春秋

马克·吐温(1835—1910)

美国作家。出生于密苏里州罗里达的法官家庭。原名萨缪尔·兰享·克里曼斯。12岁起独自谋生,当过印刷厂的学徒、送报工、排字工、水手、淘金工、记者等。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

他的作品以幽默讽刺著称,善于吸收民间口语,文笔洗炼生动。早期作品主要是嘲讽资产阶级的庸俗愚蠢和美国的所谓“自由”,如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百万英镑》等。19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主要以长篇为主,揭露美国政治上的腐败和投机风气,讽刺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抨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谴责种族歧视,主要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王子与贫儿》、《亚瑟王宫中的美国佬》、《傻瓜威尔逊》以及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本世纪初发表一系列政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如《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劳斯

顿将军辩护》、《战争祈祷》等。晚期作品，如短篇小说《神秘的陌生人》等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马克·吐温一生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也获得过多次成功。马克·吐温的作品，主要特点是幽默性强，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幽默小说深受读者的喜爱。

目 录

田纳西的新闻界	(1)
竞选州长	(9)
一大笔牛肉合同事件揭秘	(16)
我如何编辑农业报	(24)
一个真实故事	(31)
百万英镑钞票	(37)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62)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	(120)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188)
神秘的访问	(195)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201)

田纳西的新闻界

有位记者称孟菲斯《雪崩报》的总编辑是位激进派，为此，他受到了这样温和的抨击——他提笔开始写第一句话，写到中间，随便加上一个字母，不久又划去另一个字母，接着打上标点符号。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是在捏造一个充溢着无耻谎言，散发着虚伪臭气的句子。

——《交易报》

医生忠告我说，如果我到南方去，那里的气候会对我的健康有帮助。于是，我便来到了位于南方的田纳西州，在《晨光与约翰逊县呼声报》担任编辑的职务。我一到办公室，就看见主编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仅有三条腿的椅子上，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还有另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破不全的椅子；报纸、剪报以及手稿原件把这张松木桌和椅子堆放得满满当当。房间里还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扔了许多雪茄烟灰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方有一个装了铰链的门。主编先生身穿一件黑色燕尾服，白色亚麻布裤。他的靴子很小，但用黑靴油擦得透亮。他穿的衬衫也不平整，手上还戴着一只惹人注目的大号图章戒指。他的衬衫硬领是旧式的，脖子上围着一一条方格围巾，围巾两端下垂。这种服装样式盛行的年代大约是一八四八

年。他此刻正吸着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不停地搔弄着乱蓬蓬的头发，他双眉紧锁，瞪着眼睛，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正在费尽心思拼凑一篇特别棘手的社论。他吩咐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找来，浏览一遍，然后写一篇《田纳西诸报精华集萃》，将这些报纸中有趣的所有文章压缩摘录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照此吩咐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诸报集萃

《地震》半月刊的编辑们在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里显然是在胡言乱语，报道中说的铁路公司有意将巴扎德维尔镇置于铁路线之外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但如此，铁路公司一向认为巴扎德维尔是这条铁路线上重要的一站。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它有任何忽视之处。《地震》半月刊的先生们当然应该乐于对此言论予以更正。

希金斯维尔镇的《闪电和为自由而呼唤》报的那位神通广大的主编昨日抵达本市。他已住在凡·布伦旅馆。

我们注意到《晨声报》犯了一个大错，居然认为凡·维尔顿已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不过，在没有看到我们对此报道的纠正之前，他们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显然，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失实的判断，是由于选举尚未结束所致。

有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布鲁特斯维尔市正试图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签订合同，以使用尼可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欢呼》报对此全力支持，并对其最终的成功充满信心。

我将这篇稿子交给主编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否定。他看了一眼，脸色立即阴沉下来，他往下再一页一页翻看时，脸色越

来越难看，很显然，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突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写，你以为对于这帮畜生我会持这种态度吗？你认为，我的订户能够容忍读这种索然无味的文章吗？把笔给我！”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笔像这样不留情面地连划带勾往下乱涂，毫不客气地随意删改别人文章中使用的动词、形容词。就在他正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从打开的窗户外面，有人朝他放了一枪，子弹恰好从我的一只耳朵擦过，于是这只耳朵同另一只耳朵便显得不那么对称了。

“妈的，”他说，“准是史密斯那个混蛋，这家伙是《道义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的！”他说着，顺手抽出腰间的左轮手枪回击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上。当时史密斯正欲对主编放第二枪，可因为他已被主编先生击中，这一枪就放空了，但却恰好击中了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了一个手指。

于是主编先生继续对我的手稿进行增删涂改。正要改完时，有人从火炉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随即一声巨响，火炉顿时碎片横飞。还好，除了有一块纷飞的碎屑将我的一对牙齿敲落，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火炉全完蛋了。”主编说。

我说这一点我也相信。

“没关系，完蛋就完蛋吧——像这种天气也用不着火炉了。我知道谁干的，我一定能找到他。你瞧，这篇文章该这样写才对。”

我接过稿子。这篇文章已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如果它有母亲的话，这位母亲准无法认出它的亲生儿子了。修改过的稿子现在变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诸报集萃

《地震》半月刊的那些撒谎专家，显然正在绞尽脑汁，就十九世纪最辉煌的构想巴里哈克铁路一事，进行卑鄙的诋毁，散布无耻之极的谣言，以欺骗心地高尚和宽大仁厚的读者们。所谓巴扎德维尔镇将被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的说法只是他们那可恶的头脑里产生的幻觉——甚至可以说，是从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地方编造出来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受皮肉之苦的话，他们最好收回这个谎言。

希金斯维尔镇的《闪电和为自由而呼唤》报的那个无赖又到本市来了，他厚着脸皮栖身在凡·布伦旅馆。

我们发现，马德—斯普林斯《晨声报》那头脑糊涂的恶棍又故技重演，编造谣言，硬说凡·维尔顿没有当选。新闻事业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根除谬误，教育、净化、提高公众道德以及行为举止的规范和趋势，并致力于使所有人变得更文雅，更道德，更慈善，使各方面都更美好，更圣洁，更快活。而这个黑心肠的恶棍却竟然不惜置这一崇高的使命于不顾，以作贱自己的身份来散布虚伪、诽谤、辱骂和流言。

布鲁特斯维尔镇确实需要一条用尼可尔逊铺路材料翻修的公路——但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在一个只有两家下等酒店、一个铁匠铺和一家滥竽充数如膏药似的报纸《每日欢呼》的乡村小镇居然还想修一条马路！真是异想天开！这家报纸的编辑，那位小爬虫巴克纳，正在以他那大家已司空见惯的无能伎俩，对这种事竭力宣扬，还自以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你瞧，要这样写——既尖刻泼辣又论点鲜明。软弱无力的措词和行文让我看了打心眼儿里厌烦。”

大约就在这时候，有人从窗外扔了一块砖头进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碎裂玻璃所发出的声响，我背上感受到重重的一击。于是我移到安全区——我开始觉得我在这儿妨碍了别人。

主编先生说：“这可能是上校干的。我已等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

他猜的不错。片刻，上校已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他说，“对不起，先生，请让我与编这份下流报纸的胆小鬼说几句话，行吗？”

“好的。请坐，先生。请当心那把椅子，它少了一条腿。我想，你可能也允许我同臭名昭著的撒谎专家布拉塞斯凯特·德库姆塞较量一下吧？”

“可以，先生。我正有一笔账要同你了结。要是你有空，咱们这就开始吧。”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讲的是，‘美国道德和智力开发中令人鼓舞的进展’这个问题，就要辍笔。不过，这倒不要紧，咱们开始吧。”

就在这当儿。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主编的头发被子弹削去了一小撮，而从上校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在我大腿上的多肉部分中止了其旅程。上校的左肩被子弹削去极少一块。双方又开始了。这一次他俩都未射中对方，可我却遭了殃，肩膀上中了一枪。到他们放第三枪时，这两位先生各自都受了点轻伤，我的一个手指节被打掉。我于是说，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我最好出去散散步，再呆在这儿参与其中，对我来说，无异于自寻烦恼。但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留在原地，让我放心，并且极力说我决不会妨碍他们。

接着，他们说起选举和谷物收成，同时重新装上子弹。而我却就地动手包扎伤口。很快，他们又开枪了，挺认真地开了六

枪，真是弹无虚发——但我有必要指出的是——六枪之中，有五枪都光顾了我，另外枪却击中了上校的要害。上校很幽默地说，因为他要进城办事，只好告辞了。他询问了到殡仪馆去的路径后，便走了。

主编先生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要是你能替我看校样，招待客人，我将非常高兴。”

让我招待客人，这使我不免有点儿畏怯，但我已被耳际仍然回响着的那阵子枪声弄得不知所措，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接着说：“琼斯三点钟就会到这儿来，请务必赏他吃一顿鞭子。吉列斯皮也许会早一点来——把他从窗户里扔出去。福格森大约四点来——打死他吧。今天就只干这些事。我想，如果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不妨写一篇文章，狠狠教训一下警察——把那位警察局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在桌子底下，枪支在抽屉里——子弹在角落里——文件架上有棉花和绷带。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到楼下找外科医生兰赛特。他要在我们报上登——我们跟他抵账就行了。”

主编先生走了，我浑身发抖。在这以后的三个小时过去以后，由于一直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我的心境已无法安宁，快活的情绪也消失殆尽了。吉列斯皮的确来过，可他却把我扔出了窗外。琼斯按时到达，当我准备用牛皮鞭抽他一顿，他从我手中夺过牛皮鞭反而让我受用。还有一位不在邀请名单之列的陌生人同我相遇，结果我被他剥掉了一层头皮。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陌生人，索性把我的衣服撕的粉碎。

最后，我竟被逼到一个角落，被一群气急败坏的编辑、赌徒、政客以及亡命徒所包围。这伙人大声叫骂，口吐秽言，任凭其手中的武器在我头上狂挥乱舞，只见空中闪动着钢铁的寒光。就在这种混乱中，我动手给报社写辞职信。这时，主编先生回到

办公室，随他而来的还有他的一群堪称乌合之众的朋友；他们中了邪似的兴致勃勃，于是我又目睹了一场骚乱和格杀，情景实在是非人类的手笔或其他什么东西所能描述的。在场的人被枪弹击中、被刀削、被肢解、被炸伤、被扔出窗外。那咒骂犹如一阵短促的飓风突然爆发，伴以杂乱无章和疯狂的厮杀，随着这一切戛然而止。五分钟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浑身是血的主编先生和我坐在那儿，察看我们周围的地板上这一场厮杀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主编说：“一旦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地方的。”

我说，“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想，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后，我写的稿子才会使你中意；只要我有机会练习，学会你使用的语言，我自认能够胜任。可说实话，你驾轻就熟的措词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写稿的人容易引起风波。这一点，你想必也清楚。有力生动的文章，自然能使大家振奋，这无可置疑。可我仍然不愿像你的这家报纸那样，成为众矢之的。像今天这样，总是有人来干扰我，我无法安下心来写文章。我非常喜欢这一职务，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你那些客人。我坦率地告诉你，这儿所发生的一切真是新奇，而且也非常有趣，不同寻常。不过这些事简直遭透了，真是适得其反：一位先生从窗外向你开枪，却把我打伤；从火炉里扔进的一颗炸弹原本是要叫你受用的，可却顺着火炉口让我的喉咙给吞下去；一位朋友来拜望你，可结果却光顾我，让我浑身都是枪眼，体无完肤；你去吃饭的当儿，琼斯却拿了牛皮鞭痛打我一顿；吉斯皮则把我扔出窗外；汤普生那小子把我的衣服全撕掉；另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剥掉了我的头皮。他们随心所欲行事，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不足五分钟的工夫，这地方的所有歹徒都大模大样地身着礼服来了，拿着他们的刀枪乱舞，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所有这些事情，像我今天目睹到的这种心惊肉跳的场面，我可是一辈子都没遇到过。别提

这些了，我喜欢你同客人作解释时的那种沉着泰然，遇事不惊的作风。可你应该明白，我根本不习惯这些事。南方人的心肠易于冲动，南方人对于陌生人太过分热情。我今天写的文章，只有几小节，那索然无味的句子经你的大手笔修改，把田纳西新闻文体的豪放气势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这又将招来一群马蜂。那群乌合之众的编辑们又会到这儿来——他们可能还想空着肚子来宰掉一个人当早餐哩！我不得不向你告辞，我可没有资格来凑兴。我本是出于增进健康的原由，才到南方来。现在，为了这一缘故，我又不得不回去了，决不拖延，对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我确实大大领教了。”

这番谈话结束了以后，我们彼此都不无遗憾地分手了，于是我到了医院，在病房里住了下来。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同斯图尔特·L·伍德福特先生以及约翰·T·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同两位先生相比，我的显著长处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即便两位先生也知道了珍惜自己名声的好处，那也已经晚了。最近几年，他们已习惯于干尽各种无耻的罪行。不过，就在我颇为自己的长处而由衷欣喜、暗自得意之时，却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深暗浊流在我内心深处“骚动”——我总是听到我的名字居然同这些人的名字一起被人议论，到处传播，这使我越来越不安。于是我给祖母写信，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平生从没干过一桩可耻的事——从来没有。看看报纸——你就明白，伍德福特和霍夫曼这两位先生是何等货色，你应该想一想你自己是否宁愿将自己降至他们的水平，和他们公开竞选。

这正是我的想法呀！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就此作罢。既然我已经完全卷进漩涡，那么即使破釜沉舟，也得同他们继续这场斗争了。

我边吃早餐，边懒洋洋地浏览报纸，突然看到一段报道，老

实说，我大为震惊，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未有过——

伪证罪——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已在公众面前公开竞选州长，也许，他会赏个面子向公众解释一下他如何犯下伪证罪的经过。此事已于一八六三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名证人证明，他正欲强夺当地一位土著寡妇和她那无依无靠的儿女惟一赖以勉强糊口的一小块贫瘠的香蕉园。为了不辜负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公众的信任，马克·吐温先生应当澄清此事真相。他是否会照办呢？

我愣住了。简直气炸了！这种诬蔑太残酷无情了。我这一辈子从未到过交趾支那！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有这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什么香蕉园，正如我不知道它和袋鼠有什么区别一样！我不知所措，我气得要命，简直要神经错乱了。我没心思做任何事，就这样过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同一家报纸上对此事的报道登着这么一句——其他事只字未提。

耐人寻味——诸位必定已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至今仍对交趾支那那件伪证案保持沉默，似其本人有难言之隐。

（附注：至此，在竞选活动期间，这家报纸只要一提到我，惟一的称呼便始终是“欺世盗名的伪证犯吐温”。）

其次，《新闻报》对此事这样写道：

敬请说明——新任本届州长候选人吐温先生是否愿意对广大市民（他们正急不可耐，要投他的票）赐予解释以下一事，以释群疑：在蒙大那期间与他同住一屋的伙伴们常常遗失一些贵重小物品，而这些东西后来居然都在吐温先生身上

或他的“箱子”（他用来包卷他身边物品的报纸）里发现了。为了帮助他改过自新，大家只好友善地对他告诫一番，替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在横杆上“坐木杠”，然后奉劝他把铺位让出来，永远别再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事吐温先生愿意说明吗？

世上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谎言更险恶的吗？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到过蒙大那州呢。

（自此以后，这家报纸便以此为据，把我叫做“蒙大那小偷吐温”。）

从此，一拿起报纸，我就提心吊胆——这就像你想睡觉，却怕一揭开毯子，下面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又一则消息——

谎言被揭穿了！——据五点区的迈克尔·奥弗兰根先生和沃特街的吉特·彭期斯先生以及约翰·艾伦先生的宣誓证词，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诬蔑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约翰·霍夫曼已故的祖父由于拦路抢劫罪而被处以绞刑。这一谎言极其卑劣、恶毒，纯属无稽之谈。为了在政界上出人头地，他居然诽谤死者，用无耻手段去诋毁去玷污他们的英名，这不能不使任何正直的人看了痛心。这种卑鄙谎言必定会使死者清白无辜的家属、朋友无比悲痛，而我们也难以平静，真想鼓起愤怒满腔和受到侮辱的公众断然对诽谤者进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还是让他备受良心的谴责而内疚、痛苦吧。（不过，倘若公众义愤难平，让感情占了上风，贸然行事，以致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那么对于闹事者，陪审员是不会给这些激于义愤的人定罪的，法院也不会对他们加以处罚。）